

紀

實與浪漫

——史記國際研討會論文

王初慶等◎著



紀實與浪漫

——史記國際研討會論文

王初慶等◎著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國學精粹叢書 71

紀實與浪漫——史記國際研討會論文

作 者／王初慶等

執行編輯／陳志源

封面設計／張淑慧

發行人／薛慶意

發行所／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 5509 號

地 址：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14 弄 22 號 3 樓

電 話：(886-2)2363-2866

傳 真：(886-2)2363-2274

劃 撥：1630104-7 洪有道帳戶

門市部／電 話：(886-2)2736-2544

版 次／2002 年 03 月 初版一刷

I S B N／957-0420-40-5

定價 500 元 ◀ 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更換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紀實與浪漫：史記國際研討會論文／王初慶等
著.-- 初版.-- 臺北市：洪葉文化，2002 [民 91]
面；公分.--（國學精粹叢書；71）

ISBN 957-0420-40-5 (平裝)

1. 史記 — 研究與考訂

610.11

91000894

序

王初慶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在先秦兩漢時期，學術之輝煌固不待言。而太史公父子基於職守，論載明主賢君。一則謹守史官承傳，紬石室金匱之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一則秉諸聖人修舊起廢之志，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創正史通例。其紀實有本有原，其論斷有堅持理想之浪漫，其行文之間更有著大丈夫之血淚豪情。就其書不僅可一窺由黃帝至於漢武太初年間史蹟與文化，亦可體察自孔子以來所孕育之士人風範。而古今探討《史記》相關之資料頗多，目前中外研究此一主題之學者專家之成就可觀；是以第二屆先秦兩漢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乃決定此次研討會之方向為「《史記》國際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除邀集臺海兩岸知名學者外，也邀請到美、俄、日、韓從事先秦兩漢研究工作的同好；為使中外學者彼此切磋，大會特地設計兩場國際論壇，由來自不同地域之人員陳述當地先秦兩漢學術研究概況，並接受發問；論壇的書面資料，會後經發表人重新整理，收入在論文集。在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總共十七篇，論題涵蓋《史記》之時代背景、核心思想、篇章內涵、語法、編撰方法、後世評論與考證、外文譯本以及兩漢時代文字之東傳各個面向，論文集集中所收入的已是修正稿。

研討會籌辦之際，適逢輔仁大學在臺復校首任校長于斌樞機百歲誕辰暨大學復校四十週年，中國文學系以「紀實與浪漫——《史記》國際研討會」及《論文集》作為獻禮，回顧輔仁大學自北平創校以來所揭櫫之發揚中國傳統文化，融合國際視野之目標，不亦宜乎！

感謝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外交部以及趙廷箴文教基金會在各項經費上的涓注，然而也要向投入工作的同仁與同學致敬，沒有輔仁大學的鼎力支援以及輔大中國文學系全體師生的合作，這項研討會的進行以及這本會後論文集之得以刊行，都不會如此順利。

目 錄

序

國際論壇

在美國看近幾年的《史記》研究	倪豪士	1
俄國人翻譯司馬遷《史記》二三事	劉克甫	23
日本的《史記》研究	連清吉	33
盛乎？衰乎？——略談韓國中文系的古典教育	李康範	43
大陸《史記》研究現狀概述	陳桐生	49
國際先秦兩漢學術研究概況・ 臺灣近四十年史記研究概況	齊曉楓	55

單篇論文

《史記》敘戰之義法—— 兼談與《左傳》敘戰之關係	張高評	63
講評意見	夏長樸	99
從《史記》誌韓非談太史公之紀實與浪漫	王初慶	103
講評意見	李增	121
《史記》的三種英文譯本及其為文化產物之意義	康士林	125
講評意見	鮑端磊	168

《史記》中所表現的死亡觀試探	孫映達	171
講評意見	高柏園	189
激進乎？保守乎？——		
《史記》中刺客與游俠的價值觀	林聰舜	191
講評意見	劉漢初	216
讀《史記·酷吏列傳》論漢武帝與酷吏	徐漢昌	219
講評意見	李偉泰	232
《史記·天官書》的天象占候及其禮治思想	鍾宗憲	235
講評意見	莊雅州	275
日本京都中國學派的《史記》評論	連清吉	277
講評意見	張寶三	305
《史記》的學術根基	陳桐生	307
講評意見	顏天佑	334
《史記》豈不載有用之文	蔡信發	337
講評意見	許綏輝	349
《史記》的「上下文不連貫句子」和司馬遷的 編撰方法	倪豪士	353
講評意見	蔡宗陽	362
梁玉繩之《志疑》與崔東壁之《考信》	李康範	365
講評意見	林慶彰	384
〈論六家要旨〉的思想傾向	陳麗桂	387
講評意見	韓兆琦	409
黃老思想與《史記》中的范蠡、張良	韓兆琦	411
講評意見	林麗娥	420

《史記》封禪書的宇宙圖式	鄭志明	425
講評意見	孫映達	452
論《史記》中「VP 之 NP」結構的句法語義功能	方環海	455
講評意見	李添富	471
兩漢時代文字的東傳	高倉洋彰	477
	連清吉(譯)	485
講評意見	方環海	494
後 記	連清吉	497
附 錄		501

在美國看近幾年的《史記》研究

倪豪士

威斯康辛大學東亞研究系

關鍵詞

緊張與衝突 司馬遷的史學目的 多重敘事 模糊性

提要

本文主要介紹了近年來美國《史記》學研究的兩部力作：杜瀾德的《暈翳的鏡子：司馬遷作品中的緊張與衝突》以及哈代的《青銅與竹簡的世界》。杜瀾德對《史記》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學性分析。杜探討了司馬遷的人生經歷與其刻劃的歷史人物之間的關係，並揭示出司馬遷在這些人物身上及他個人生活旅程中感受到的緊張與衝突。司馬遷對其原始材料加工改造，以試圖消溶其內心的緊張。哈代認為司馬遷力圖把《史記》創作成大千世界的縮影，他引導讀者進入這個包羅萬象的小宇宙並和他一起以之理解歷史。通過這一方式，竹簡戰勝了青銅在今後的千秋萬世確立了永恆的位置。筆者認為，雖然哈代的著作不乏發人深省的論述，但他的小宇宙觀點及對《史記》敘事不一致性的論述尚有可商榷之處。

一、導言

很高興能再次訪問輔仁大學。本人曾經在這兒教過兩次書，一次在1985至1986年，幾年後又來過一趟。我還很榮幸的在1995年參加了這所學校舉辦的秦漢文學研討會。當時我宣讀了題為「一百年來的《史記》翻譯」的論文。此文後來發表於《兩漢文學學術討論會集》（台北：華文出版社，1995年，頁1—55）。因為那篇文章、今天與會者都不難找到，所以我想請那些對美國1994年前的《史記》學真正有興趣的人能自己讀一下本人的拙作。同時也因為從上次開會到現在美國學術史、研究《史記》的論文有是有的，但是那些論文的範圍太廣泛，所以筆者今天只討論兩部有份量的《史記》研究專著，附上其他美國學者1994年以來《史記》研究的論文書目。

今天提出的第一本書是Stephen Durrant 杜瀾德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暈翳的鏡子：司馬遷作品中的緊張與衝突》1995年由紐約州立大學阿爾伯尼分校出版，另一本是Grant Hardy 哈代的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 Qian Conquest of History《青銅與竹簡的世界》1999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自從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年）在1905年出版了他的第五卷輝煌巨著《司馬遷的史記》，大西洋兩岸不乏致力於《史記》研究的學者。然而，除了何賽雄（A.F.P. Hulsewe）提出一個理論，指稱現今有關漢代的記載漢書文本優於《史記》^①以及左清傳的《司馬遷與中國史學》，其他舊大陸的學者很少願意從宏觀上闡釋司馬遷與其巨著^②。另一方面，在北美，我們有相當多的

這一方面的嘗試。比較重要的有三部專著：華生的《司馬遷：中國的偉大史家》（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58年）；杜瀾德（Stephen Durrant）的《暈翳的鏡子：司馬遷作品中的緊張與衝突》（The Cloudy Mirror, 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阿爾伯尼：紐約州立大學，1995年）和哈代的《青銅與竹簡的世界》^③。我想我們的歐洲同事們肯定會好奇我們怎麼會這般魯莽多次從這麼多的角度去探究難度這麼大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志同道合者認為美國學者的大膽研究會促進對《史記》多方面研究並引發我們歐洲同道的反饋。

二、杜瀾德的《暈翳的鏡子》

杜瀾德的《暈翳的鏡子：司馬遷作品中的緊張與衝突》實際上是一本225頁的論文集，探討司馬遷對各種不同歷史人物的認同，如屈原、孔子、董仲舒、伍子胥、聶政、魯仲連、信陵君和項羽。本書由一組內容相關的論文組成，討論《史記》中思想表達的方法，揭示文中的轉喻，撥除幾個世紀以來注解的「云翳」以利我們對司馬遷文學才華的欣賞。由於我們很難將大史家那備受推崇的風格通過翻譯表現出來，這些賞析相當成功地讓西方讀者能對這部中國文學與史學的典範作品有一個領略。

這本書的一個潛在主題是研討作家自己的人生經歷與其所刻劃的歷史人物之間的關係——故而在題目裡用了「鏡子」一詞。然而，司馬遷在這些人物身上及他個人生活旅程中感受到的緊張與衝突，翳遮了一種清晰而連貫的歷史性敘述方式。這

就是杜瀾德在研究《史記》二十年之後作出的推斷。

爲展開他對《史記》的文學性分析，杜瀾德在開頭假想自己在寫一篇傳記。他引用了太史公自序中一段有名的文字：「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通古文（杜瀾德，頁xi）」。在這段話裡我們可以發現幾個問題。首先，我們知道司馬談在武帝初年擔任了太史令。杜瀾德相信這是在公元前140年。當司馬遷寫到「耕牧河山之陽」時他是否指當時他還是個孩子？如果是這樣的話，他怎麼才能一邊照料農活一邊學習以至到了十歲就通古文？他是跟誰學習的？他父親當時應該在長安。有些學者試圖解釋說這是指他在童年時學習很勤奮。杜瀾德的分析和他的根本論據之一有關：

這些自傳性質的語句反映出在司馬遷的生活與作品中的一種根本性緊張。在第一句話裡，司馬遷描繪出一種田園詩式的畫面：一個男孩在暖洋洋的山坡上，沿著華北最大的河流照看牲口。被認定是司馬遷的出生地的龍門是一個民間文學豐富的地方。…在第二句話裡，司馬遷從在龍門附近放牧那種浪漫情調轉向了學問：通古文。司馬遷所指的究道是何種古文，人們還有不同意見。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當司馬遷開始接受正式教育的時後，他已不在龍門附近放牧，而是跟他父親一起住在漢代的西京長安…這兩個地方：龍門與長安正可被選作地理上的象征，以指明繃緊甚而撕裂司馬遷作品構架的兩個極端。龍門是一個富於想象和神話故事的牧場…長安…則是一個學習並且井然有序的地方。

杜瀾德把龍門看做更能代表一種心態，而不僅僅是一種實在的地方或經歷。這是他在《史記》中發現的「緊張與對立」的一個部分。在接下來的論述中，他繼續著這思路。

我將用孔子所說的話來總結在司馬遷作品中明顯存在的緊張。在《論語》中有三處地方孔子將「禮」這個詞與「文」相對照…司馬遷對「文」一也即舊時的典章與文風一的熱切關懷，引導他創作了一部宏大的史書，而它同時又是一部文化百科全書。這樣一種包羅萬象似乎使得秩序與連貫變得不可能，但是，正如司馬遷自己所說，他力求「成一家之語」。他的目標是遵循孔子的道路並展現一個新的秩序，一個新的表述，並且與禮的要求相吻合。因此，我在這兒提出的儒家文與禮的緊張可以從多種層次中理解。他可以是包羅萬象與連貫一致之間的緊張，也可以是民間故事講述者與哲學家—歷史學家，抑或是龍門這一浪漫世界與長安秩序社會之間的緊張。（頁14～17）

然而杜瀾德論述的重點是《史記》的文學性—他辨明那些他認為是司馬遷用歷史事件體現他個人目的並試圖消溶他內心衝突與緊張之母題。然而，甚至在他創作之間，司馬遷又創造了新的緊張。例如，司馬遷不太令人信服的聲稱他將遵循經典的述而不作的信條，然而，在他內心深處有一種強烈的願望要在敘事中表述他個人的想法，於是乎在經典的信條與個人願望之間又形成了一種緊張。

杜瀾德的第一章充滿了令人感興趣的關於大歷史家寫作動機與楷模的討論。也許，他最大膽的論斷是司馬遷臨終時吩咐兒子去完成他未竟的事業的話語，「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司馬遷自己的聲音」，以用來為自己在受了宮刑的屈辱之後繼續活下去找到正當理由。（頁10）。用杜瀾德的方式來比較司馬遷和屈原，他或許會加上一句，這兩人都由於自己的作品而遭殃：屈原由於拒絕與別人分享他所擬訂的一套新法的寫作權而

受到毀謗，司馬遷則爲了《史記》寧可宮刑而不去死。

第二和第三章討論孔子和董仲舒以及在紀元前二世紀孔子與六經之間的關係的確立。一章杜瀾德探討了他所說的「The Traditions of Wu Tzu-hsu」(伍子胥列傳)以及司馬遷對相關原始資料的引用。杜瀾德認定在伍子胥故事系列裡，「這位漢代大史家對兩個問題有深切的而且帶濃厚個人色彩的興趣」(頁83)：(1) 那些失敗或遭拒絕的人怎樣在死亡的時刻找到慰藉；(2) 兒子對父親的責任是什麼以及這種責任怎樣必得與謙忍和自我控制這些文化要求取得平衡。在第二個議題裡，杜瀾德對照了《史記·楚世家》與《左傳》中有關伍子胥之父伍奢被楚平王殺害的敘述。杜瀾德指出關於伍奢臨終時講話，司馬遷有兩種敘述，而在《左傳》裡卻找不到對應的章節，在那兒伍奢始終是沉默的。我們已經看到，司馬遷對一個父親臨終時的講話有特殊的興趣。在這個例子裡，父親對他的兒子們做了非常洞察力的評判——他準確地評價他們的個性並預見到他們對國王的召喚會有怎樣的反應。

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史記》第40卷，頁1713。

杜瀾德把這種反應看作是「在兩種對立的願望之間的妥協…實現了他們父親的預見。做出抉擇的關鍵因素並非像《左傳》那樣在於兄弟之間的個人品德…我們還不如說這是試圖消解一個進退兩難的困境：一個孝順的兒子服從他的父親，他得回應國王的召喚並去死；然而一個孝順的兒子爲他父親復仇，他得拒絕召喚而活下去採取行動！兒子們可以孝順地完成這樣的要求，但是只能以一個團隊而非個體的方式行動。」言下之

意，司馬遷單個人沒法完成兩個腳色。故而，他決定活下去——在很多人眼中這是不光彩的一因為他沒有一個兄弟可以和他共同分擔行動。杜瀾德繼續評論道（頁88）：

伍子胥在暫時逃脫死亡後，他一定得通過對未來的規劃來為自己的生存找到正當理由。他的計謀一定要有好的結果，否則他將寢食難安。在這一點上司馬遷對他所敘之事的個人感情投入變得更加明顯。他同樣也是一個逃難死亡者，他得寄希望於未來。但是，作為一個文人，他將採取不太殘暴和不太驚心動魄的方式為自己辯明清白。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可用來說明杜瀾德所說的「司馬遷與其原始資料之間的博鬥。」他原先只想傳述一個故事，然而他覺得必須對故事有所改造以便產生一種父與子的關係，這樣就可以醫治他本身心頭的創口。

第五章「(Wo) men with (out) Names」重述了作者的看法，即司馬遷「面對其個人的興趣而改變其原始資料。」通過另一組比較，作者令人信服的論證了這一觀點。這一次，他比較了《戰國策》和《史記》中有關聶政與他姐姐聶榮的敘述。在《戰國策》裡，曾幹過屠狗買賣的聶政為他的恩人行刺，成功以後為剝了自己臉上的皮，挖出自己的眼睛，並剖剗腸，好讓別人認不出自己，這樣自己的家人就不會被牽連進去。他在世上的唯一親人——他的姐姐聶榮找到了他的屍首，對圍觀的人說了些話，以使世人了解她弟弟英勇，接著她也自殺了。

然而，司馬遷讓聶榮扮演了一個更大的腳色。在找到弟弟的屍首之後，他哀哀號哭並說了一大通話：

「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起

也。」市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及大呼天者，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

杜瀾德（頁107～8）認為這種敘述「更多地把聶政姐姐的勇敢推向舞臺中心……使她變成故事的主角。」聶榮的講話實際上是司馬遷自己的評論，為了「最大限度地讓人明白」聶政「低估了自己的姐姐。」聶政並不像他的恩人嚴仲子那般對男人—或女人—有洞察力（「knowing【wo】men」。對司馬遷來說，聶政走的一條「誘人的但沒有被他選擇的道路，」因為聶政願意「接受現世的死亡與後世的湮沒無聞，在他堅執行動的光榮一刻」（頁110）。但是，杜瀾德評論到，司馬遷是把聶榮認定為人生楷模，因為她「在道德上更優於那些匆忙走向死亡與無名之人。」

文與禮，對過去的轉述與對未來的創造之間的互相平衡，是最後一章的討論重點。杜瀾德檢討了司馬遷對項羽和劉邦的描寫。杜瀾德首先指出了這兩篇本紀的相似之處—在篇首兩位主角都在第一次看到強大的始皇帝之後發出感嘆，在篇末兩人都吟唱了自己創作的歌曲。杜瀾德指出雖然人們「理所當然地把〈項羽本紀〉稱為文學傑作」而〈高祖本紀〉卻總被看作是「平淡的敘事」（頁130～1）。他對這兩篇本紀一些片段的分